



岳父是父

——岳父逝世一周年祭

□ 卞荣中

三十八年前,我一身戎装,走进您的家门,接受您的审视。这种场景仿佛是那時候老岳父相女婿的固定程式。那一天,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交谈。您在看似不经意中,引导我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在部队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情况,您特别问到:将来有什么打算?我心里明了,您是在了解我有没有一种叫人生理想的东西。时近中午,饭桌上已经菜香袅袅,我们的交流也因您一句“先吃饭吧”而告结。至此,您没有对我表示任何态度,但您的脸上一直挂着慈祥的笑,甚至让我感觉有些“憨”,这给我忐忑的内心里注入了一些舒坦。

午饭时,您让我陪您喝杯酒。不知是您刻意安排,还是纯属偶然,那天饭桌上还有其他两位我不认识的长辈。您的提议让我有些不知所措,我试图尽快地作出一种判断:是考验,还是客气?您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,微笑着对我说,会喝就喝一点吧!我借过了话题:那我就敬你们几位长辈吧!后来我才知道,您是擅酒的,您从内心里希望未来的大女婿“能喝一杯”。也因此,以后近四十年时间里,得空陪您喝一杯,也成了我们这个家里的日常,就像我在家时,时常举杯对我的父亲说:爸,再敬您一杯!

自此以后,我们开始有了书信往来。虽不频繁,但却可期。您的口吻,一如我父亲那般。您鼓励我,鞭策我,教导我,启发我,关心我。从您的文字中,我读到的是一满满的长辈之情,这让我对您这位公社党委书记的陌生感、距离感很快消弥。

我和您大女儿结婚以后,您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不仅止于纸上,更加体现在行动和物质上。您特别注重我在方方面面的点滴进步,甚至包容了那时候年轻人不应该有的不良习惯:抽烟。甚至还有些恣意。您常对您大女儿说,带条烟给荣中抽下子。这俨然我父亲对我的抽烟喝酒不着半字一样。但我不是一个对生活很随意的人,未因您

的恣意而放任自己。我一直在努力,其中的动力之一:就是不辜负您的期望。一如我不忍辜负我父母亲在我十六岁走进军营时的嘱咐一样。

还记得那年我身体有意,春节是在医院里度过的。其时您已经调到了县文教局工作。您常常去医院里探视,了解病情,询问需求,给我鼓励和安慰。出院后听岳母说,这个春节您变得特别啰嗦,到了饭点就问,菜中的饭做好了没有?快点送去啦!岳母不过是跟我聊家常,我却感受到了异样的温暖。没过多久,我转业回到地方工作。在这个偌大的县城里,我这个农村出生的人举目无亲,居无其所。您说,不用操心,就住家里吧。您将主屋和厢房之间的大过道改造成一个房间,让我有了安身的地方,每日三餐,饭来张口。我父亲曾经很郑重地提醒我,要交伙食费!我提过,但您笑着说,把心思用在工作上。您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工作经验言传于我,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,工作、学习、生活很快步入地方上的轨道。您更用您的身教给我树立了榜样。每天晚上,您房间的灯光总是很晚才熄灭。您看文件、写材料、作诗、做文章,从不懈怠。我知道您曾经用一支笔,让只有小学文化的您,成为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,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日日与您同居一处,才知道您是怎样地珍惜时间、勤奋努力的。于是,在这个虽简陋却温馨的八平方空间里,我也拿起了我喜欢的笔。此后,我们翁婿俩常常共享文章发表以后的开心,并常常因此而小饮一杯。

很快,我有了自己可居的小家。因为您外孙上学的缘故,我们只能在星期天回去陪您。而您,总是隔三差五地在上下班的时候,从我的家里拢一下。您询问外孙的学习情况,问我的工作情况,问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。您也及时跟我分享您发表的文章,还有获得的许多奖项。您还给我

们送来您出差时为我们选购的礼物,每次如此,似乎从未空错过,这让我们十分开心,更从中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。我也借机向您汇报我的点滴进步,您总是颌首赞,给我鼓励。此后,我曾经搬过两次家,但这种场景常常被复制,未曾中断。

您退休以后,并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,对关工委的工作兢兢业业,创作的劲头也始终不减。我曾经劝过您,少坐办公室,多出门运动运动。您总是笑笑说,写东西也是运动嘛。此后,您又出了六七本书。对此,我既为您高兴,也为自己汗颜,总感觉您自己努力得不够。偶尔向您袒露心思,您总是安慰我,最主要的是干好本职工作。这让我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。此后,我曾经两次因为提拔而异地任职。您不仅关心我的生活,更在意我的工作状况。您总是不停地提醒我,千万别做亏心事!这句话至今我未能忘记。

回想起来,曾经有一件事让您感觉伤心。那天您特地叫我去您家里,因为您偶然了解到我想提前退休。您对我辞去局里的党政职务已经给予谅解和理解,但提前退休的事您不是不同意,而是想不通。从与您见面交谈时的神情和语气上,我便有了深深的负罪感。我不断地向您解释,只是一念之差,无非是想在余生干些自己想干的事。您动情地对我说:你若缺钱,爸爸还有些积蓄,可以资助你一些。我的泪水在眼眶里转,我向您保证不再有这种想法。第二天,好久没出门的岳母蹒跚着推开了我的家门,把我叫到一边,涕泪涟涟地对我说:你爸爸在家哭,说你不听话了,要外去打工。你从小就吃苦,都老了,日子哪里过不下去,还要去吃苦?我几近号啕,对岳母说:妈,我已经不再这么想了,您让爸爸放心吧!

您的晚年也受过一些挫折,双腿无力,走路困难,跌过跟头,卧床数月,又因多种老年性疾病,身体每况愈下。但我没有停止过陪您聊天、喝酒、抽烟。我在意您每天脸上是否挂着笑容。去年二月初十,您溘然辞世,未留下只言片语,这让我不能接受,悲痛无比。经此一年,我依然铭记您对我的教诲,没能停止对您的思念。

您待我如子,我视您为父。一年?此生又如何忘记?

衣做饭,还给他家看看门等。

母亲还告诉我,她时常给盖叫天带领的京剧团帮忙拿道具到“上海大世界”演出。当然,也可以观赏到盖叫天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。盖叫天专攻武生,创造了很多高难度武功技巧;他还演猴戏,所演猴戏与其他各派扮相有所不同。他曾经获得“杰出京剧表演艺术家”称号。

盖叫天不但演技精湛,而且关心百姓疾苦,同情弱势群体。母亲告诉我,因为家里经济困难,特别是粮食紧张,所以,在他家时,她经常把吃剩下的馒头、面包、油条等晒干,通过乡亲带回老家,给家人度命。盖叫天知道后,非但没有批评,反而支持态度。

母亲后来离开了盖家。在我一岁的时候,盖叫天带领京剧团来高邮演出。演出那天,他特意邀请我父母亲观看。

啦!讲究一点的人家,每次都是一“尖”一“团”,蘸点姜醋,吃个过瘾。当然,高邮的麻鸭也很有名,而且多生双黄蛋。

作为高邮人,不仅可以一饱口福,也可以一饱眼福。高邮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,至今已有7000多年文明史,是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唯一以“邮”命名的城市。明清运河故道、龙虬庄遗址、孟城驿、清代宝铺、抗战最后一役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人文景观有文游台、王氏纪念馆、汪曾祺纪念馆等,宗教圣地有镇国寺、菱塘回族乡清真寺等。

如今高邮多了两件大喜事,评上了“全国文明城市”,高铁开通了。作为高邮人,有种说不出的幸福和自豪,更增加了对家乡的热爱。

坐高铁上扬州

□ 温元祥

3月11日,我和妻去扬州有事。头一天晚上,儿子说:“你们从高邮坐高铁去扬州吧,体验一下坐高铁的感觉。”我们很乐意。于是儿子在手机上为我们订了车票,时间是11日上午9点37分。当晚我们便做一些准备,带好身份证、口罩及扬州公交市民卡等。天气报告说阴有小雨,又带了雨伞。

11日上午8时半,我和妻从为大孙女上初中而临时租住的熙园小区出发,下楼就上2路公交车直达高邮高铁站,10多分钟就到了。按照儿子头一天告诉我们的,我们在高铁站内入口处排队等候,用身份证刷一下就进站了,又经过工作人员的检查,便顺利地上了站台。9时35分,从盐城方向开往南京站的C3155列车进入高邮站,火车时速250公里。我们上车后按电子票指定的位置坐下,9时37分准时开车。车内舒适干净,明亮整洁,就像坐在家一样。行驶中没有一点颠簸的感觉,既安静又惬意。望着车窗外三月的田园春色,风光秀丽,美丽极了。正在欣赏陶醉之时,喇叭里传来女列车员的甜美声音:“扬州东站到了,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。”9时52分,列车准时到达扬州东站。我们简直不敢相信,才15分钟,就从高邮到扬州了,仿佛梦里一般。

从高邮首坐高铁上扬州,让我浮想联翩。记得儿时第一次听说火车,是父母和二叔给我讲坐火车的故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农村很穷,父亲与二叔为挣钱养家糊口,曾跟庄上人到安徽郎溪去给人家隔塘泥(就是我们农村的隔河泥)。因路途有近200公里,中途要乘一段绿皮火车才能到达。二叔告诉我:“火车很长,坐在车上看路边的树木倒倒的,声音轰隆隆的。”那是烧煤的蒸汽火车,时速只有三四十公里。听二叔讲坐火车的感受,好像神奇得很。那时我多么

想,什么时候也能坐一次火车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终于第一次看见了火车。那是因为在铁二局工作的三叔从贵阳寄来一张免费乘车证(计划经济年代,铁道部门干部职工享有照顾直系亲属探亲的免费乘车证),让二叔去那里玩几天(父母亲也享受过)。那时我刚参加工作,记得三叔专门给我来信说,你二叔文化少又老实(二叔单身一人),要从上海才能坐到去贵阳的直达列车,他一个人行走不方便,你一定要从高邮把他送到上海才行。为了二叔与三叔一家人团聚,我请假三天,在强民村办厂张永富厂长的关心下,乘村里工厂送货的卡车与二叔一起去了上海。我们颠簸了一天才到上海,到上海火车站已经晚了。我和二叔将就着在火车站过了一宿,第二天办好签办乘车证的手续,终于将二叔送上了火车,直到他坐到指定的座位快要开车了,我才离开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火车。上海到贵阳有1800多公里路程,二叔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才到达贵阳。我从上海返回时,仍旧乘坐村里工厂的卡车。

直到2007年我才第一次坐上了火车。那是因为陪妻子去北京看病,从扬州站坐火车直达北京。那时扬州直达北京的是特快火车,时速130公里左右。记得从高邮坐公交车两个多小时才到扬州火车站,晚上9时从扬州火车站出发,到第二天早上8时左右便到达北京南站了。后来有几次往返北京,还乘了一趟北京至南京南站的高铁,时速350公里,只用了3个多小时。

高铁就在家门口,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然而,2020年底,家乡高邮终于通上了高铁,改变了高邮有史以来“地无寸铁”的历史,让梦想成为现实。在家门口就能坐火车去上海、到北京,去扬州、到南京,可以到好多个城市,并且几个小时就能到达,甚至当天可以来回,出行方便极了。

孙女入园记

□ 王鸿

去年9月1日,孙女身穿漂亮的小裙子,背着小书包,高高兴兴地在她爸爸妈妈的护送下,去扬州大学附属西郡幼儿园上学了。

孙女刚满3周岁,我有点不舍,但深知,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啊!

为确保安全,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未彻底消除,入园措施非常严格。门口有该园规章制度、疫情注意事项、家长须知等战牌,还有专门的保安、老师和家长护导员在大门守候。孩子入园,要挂挂有姓名、班级的标牌,戴口罩,刷智能接送卡,量体温。入园后有一过道,有老师帮助抹洗手液、查看口腔,然后才能进入校园楼,家长是不能进去的。只有下午放学时,接孩子的家长必须戴口罩、量体温后方可入园,在标有班级指示牌的校园楼前排队等候孩子出来。

孙女虽有一个月小幼班的体验,上幼儿园时也不哭不闹,但上课、吃饭、睡觉的表现怎样,因家长不能入园,不得而知。我和她奶奶有时趁幼儿园9点课后活动时,透过护栏的空隙望一望,有时能望见,有时望不到,不

管怎样,心里总会舒服些。

好在儿子儿媳加入了幼儿园班级微信群,老师有时将班上活动视频发到群里,我们晚上可从儿子儿媳那里了解到孙女上课、吃饭、睡觉的一些情况。儿媳有时通过微信向老师了解孙女的表现,并对孙女班上老师布置的需要家长互动的作业格外上心,一丝不苟地去完成,特别是去年12月,儿媳与孙女共同制作的《爱护地球》绘画,参加江苏省第二十一届“幼芽杯”幼儿绘画作品大赛荣获三等奖。

孙女班上老师的家访让我们知道孙女的情况更为详细。小(3)班共有40名小朋友、3位老师,其中的朱老师说:“花生挺活泼可爱的,对同学友好,主动和同学玩。别看她在班上年龄最小、个子最小,但自我保护意识强。就是吃饭慢、入睡难,有时稍不如意就会哭,希望家长在这方面多锻炼她。”孙女的这些毛病也正是我们所担心的。

时间过得真快,孙女小班上半学期很快结束了,现在下半学期又开学了。我们希望她在幼儿园里的表现越来越好,快乐、健康、幸福地成长。

母亲在盖叫天家做过保姆

□ 金大中

我的母亲管启英17岁那年,即1954年夏天的插秧季节,随乡亲去上海帮工。一到上海,便被介绍到一户宁波人家做保姆。一年后,本主人阿凤因在盖叫天亲戚家做保姆,就将母亲介绍到盖叫天家做保姆了。从此,母亲和盖叫天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一呆就是五年。

盖叫天(1888年—1971年1月15日),原名张英杰,号燕南,河北省高阳县人,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,和梅兰芳、周信芳并列“京剧三杰”,专攻武生,“盖派”创始人。他长期在上海、杭州一带演出。

母亲做保姆的盖叫天家,在上海市

徐汇区东荡路56弄22号,是幢洋房。据母亲介绍,他家房子很大,房间多,地面全是木地板铺成,上蜡抛光后能照见人影。有一个大花园是盖叫天“唱念做打”和戏友切磋技艺的地方。厅堂是中式风格,陈设古色古香,有景泰蓝、红木家具等,厢房内摆有大刀、宝剑、红缨枪等。母亲告诉我,盖叫天家古董多,大多是些青花瓷缸、瓷瓶、瓷凳之类的摆设,还有好多佛像神像等。每过一两天,母亲就要用鸡毛掸子拂拭上面的灰尘。母亲做姑娘时代嘴甜、灵巧、勤快,深得盖叫天及家人喜欢。除了给他家打扫卫生、洗

我的家乡

□ 宣晓华

“我的家乡在高邮,风吹湖水浪悠悠……”这是乡贤汪曾祺眼里的家乡。是啊,我的家乡是个水乡,有千年古运河,还有全国第六大淡水湖——高邮湖。正因为多水,家乡是灵动的,有生气的,水产资源也是特别丰富的。

所谓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,进入冬季,茨菇、荸荠、水芹菜就上市了。茨菇味苦,但止咳,小的时候,妈妈就经常做茨菇饼子给我们吃。水芹菜又叫“路路通”,寓意好,颜色绿,口感脆,是年三十晚上的必备菜。春季时,有菱蒿、粽子叶。菱蒿颜色脆绿,有股清

香,最常见的就是菱蒿炒豆干、菱蒿炒肉丝。粽子叶是端午时用来包粽子的。比起吃粽子,我更喜欢闻粽子叶的香味。煮粽子时,满屋都是香味,怎么那么好闻呢!夏秋之交,菱藕上市,吃一口,脆甜脆甜的,满嘴生香,如果煮熟了,又有点软糯的感觉。

既然是水乡,怎少得了河鲜、湖鲜!虾有青虾、大白虾。一般白虾软,适合挤虾仁。青虾用来炒或水煮。鱼的品种就更多了,清蒸白鱼,红烧鲤鱼,黑鱼、鲫鱼、昂刺鱼烧汤,味道都非常鲜美。重阳过后,高邮湖的大闸蟹可以吃